

舊上海的烟賭娼

上海文史研究館 編著

上海市之禁煙問題 杜月笙

——二十餘年之禁煙經驗——

各非人士：

今天來談市禁煙的問題，雖然「本不該談煙」，現在禁煙時期，談煙是紅

會的需要，自然對於本市的禁煙問題，是應該談談的。禁煙是禁煙，禁煙是紅

會的需要，自然對於本市的禁煙問題，是應該談談的。禁煙是禁煙，禁煙是紅

會的需要，自然對於本市的禁煙問題，是應該談談的。禁煙是禁煙，禁煙是紅

會的需要，自然對於本市的禁煙問題，是應該談談的。禁煙是禁煙，禁煙是紅

會的需要，自然對於本市的禁煙問題，是應該談談的。禁煙是禁煙，禁煙是紅

中原出版社



舊上海的烟賭娼

上海文史研究館 編著

中原出版社

書 名：舊上海的烟賭娼
著 者：上海文史研究館
出 版：中原出版社
香港九龍北帝街 58 號八樓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 10 號 12 樓 B 座
版 次：1990 年 3 月重印

目錄

序.....	1
十里洋場烟賭娼的歷史考察.....	吳貴芳 3
舊上海的烟毒.....	平襟亞 10
鴉片貿易與鴉片流毒在上海.....	黃 葦 戴鞍剛 23
鴉片流入中國和上海受害情況.....	洪荊山 36
鴉片大販子葉清和.....	佚名 42
抗戰前上海的鴉片業窺秘.....	高洪興 69
廣東幫販賣鴉片的一鱗半爪.....	李修章 87
專為毒品保險的「三鑫公司」.....	楊展成 92
抗戰後的上海禁烟.....	劉光清 101
舊上海的賭博.....	平襟亞 111
租界時代規模最大的賭博場所——跑馬廳.....	程澤濟 毛嘯岑 126

上海跑狗場黑幕·····	彭重威	154
遠東的大賭窖——回力球場·····	毛嘯岑	167
舊上海的打花會·····	吳祖德	197
西園賭場記實·····	姜夢麟	207
「一八一」號大賭窖內幕·····	秋翁	斯爾鑫 213
詩謎賭博瑣談·····	徐碧波	218
「吃角子老虎」大騙子——傑克·拉萊·····	平襟亞	221
明清時期的上海娼妓·····	薛理勇	226
舊上海的娼妓·····	平襟亞	239
拯救娼妓的慈善機構——濟良所·····	趙芝岳	268

序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王國忠

舊上海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縮影。在這個素有冒險家樂園之稱的東方大都市裏，外國冒險家和中國的封建官僚、買辦政客、地痞流氓及各類幫會等，不擇手段地販賣鴉片、開設賭場、逼良爲娼，用以攫取錢財，毒害人民，致使舊上海烟館之多，甚於米舖；賭場林立，名目繁多；妓院遍佈，淫業鼎盛。所有這些，構成了十里洋場的陰暗面，也成爲複雜歷史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份。《舊上海的烟賭娼》，正是對這個陰暗面的真實寫照。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薈集了一批文史老人、社會賢達。他們中的不少人在上海生活了大半個世紀，跨越了好幾個朝代，經歷過不少重大歷史事件，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進文史研究館後，勤於筆耕，撰寫史料。爲讓讀者更全面地了解上海的昨天，並爲研究上海史提供一份爲人忽視的資料，我們編輯了這本以舊上海的烟賭娼爲主題的書。爲使全書內容更加充實，我們還約請有關單位從事上海史研究的專家撰寫了文章。

展讀《舊上海的烟賭娼》，可以清楚地看到販毒、開賭、賣淫這種社會畸形現象是如何在舊上海滋生、發展和泛濫的。五十年代後，它們又被迅速肅清，成爲歷史陳迹。雖說這本書所反映的只是舊上海的一鱗半爪，但絕大多數的文章是根據作者親見親聞寫成，史料翔實，可讀性強。讀者如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分析和研究，也不無參考價值。

（一九八八年五月）

十里洋場烟賭娼的歷史考察

吳貴芳

中國封建社會經歷了三千年的漫長黑夜，當它開始透露資本主義曙色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變成走遍世界開拓商品市場和原料基地的強手，前來猛敲中國大門了。外國資本主義的到來，促使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解體，但它却需要保持中國前資本主義一切剝削形式作爲自己壓迫中國的支柱，因此中國不能不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上海以其優勢迭加的地理位置，在江寧城下之盟中被列爲最先向資本主義世界開放的口岸之一，隨後就出現了完全獨立於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多國租界。人們說，上海灘是被出賣的城市，是外國商人冒險家的樂園。事實上，外國冒險家並不能做到一枝獨佔，它必需把掠奪所得稍稍分潤給中國的官僚、買辦、地主、高利貸商人；還必需把習慣依附於豪強勢力的流氓無產者的幫會組織引爲自身實施殖民統治的得力助手才行。鳥瞰上海大地，成片地覆蓋着工廠、倉棧、密如蜂窠的里弄以及垃圾山積、瀾潦縱橫的棚戶區，那裏是數以百萬計的生產者貢獻剩餘勞動藉以維持低下生活的地帶。另一方面，

又有塊塊綠洲錯出其間，華屋連苑，高厦入雲，燈火輝煌，城開不夜，那裏就是冒險家及其追隨者遙控社會生產，操縱人們分配、交換、消費，坐享其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生活的樂園。

作爲這個都市罪惡淵藪的一面，其集中的體現，就是販毒、聚賭和賣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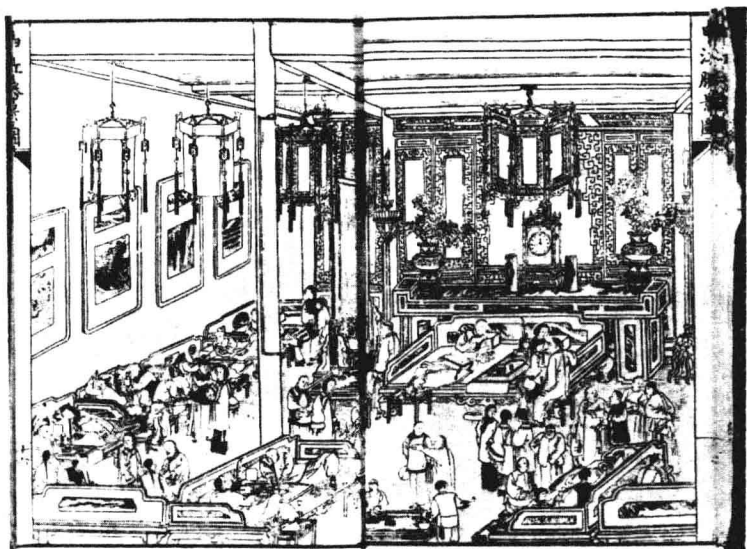
英國從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開始販運鴉片烟毒到中國來，五十年中一貫以海盜式的手段擴大銷售量，迅速改變了中英間貿易中國出超的地位。上海是烟毒泛濫的災區之一。據上海縣《紫隄村志》（諸翟）：「鴉片洋烟，外夷所以毒害中國。……本村於嘉慶末年，始有一二吸食，近則烟墩甚多（開設洋烟舖者謂之烟墩）。地方官利其規而不禁，人家子弟多有破家亡身而痴迷不悟者」。鴉片成了打開自以爲「無所不有」的天朝大門的利器，鴉片戰爭後，先是作爲「例外」商品，大量走私入口；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就公開以「洋藥」身份，在上海等口岸一次繳納正稅和子口半稅後，可以遍走中國各地。長期以來，鴉片進口貨值位列所有商品的四名以前，而上海進口鴉片貨值則居全國各口之首。光緒間的《淞南夢影錄》說：「租界大小烟館數以千計。」吸烟者不止是市民階層，還深入到了勞動羣衆，「至花烟間一開，而肩挑負販者之腰纏罄矣。」至於郊縣，「雖小小村鎮，必有烟室。」真成了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局面。直到中國西南自種土產衝擊了外貨壟斷的市場，這個情況才開始有所改變。以一九一〇年爲轉折

點，這年進口五五四一萬餘兩的鴉片烟土，以後乃逐年下降；惟鴉片洋貨雖減，流毒依然如故。販運國產烟土者無一不是幫會大亨，他們向租界當局納貢稱臣，上海殖民者的既得利益，也依然安享如故。

鴉片烟毒，始自外界。賭博與娼妓，歷來各國都有。就上海一地言，歷乾、嘉以至鴉片戰爭前夕，郊縣「俗蠹」充斥，以「游閒惰民，縱酒博賽」。「沿街設局，名曰寶場。鄉民負擔入市，百計誘騙，一經入局，寶具藏機，照珠揭面，移紅變黑，公然肆奪」。「寶場更有大局，先期具東約至寶所，供以盛饌，侑以歌姬，一寶則捐金成笏，抽頭亦積幣如山。開賭者豐衣足食，愛賭者蕩產傾家」（《外岡志》）。在城市之內，由來也是一病。「匪人糾合豪棍，設賭局，誘財物。營兵之飢法者，反結連爲利藪，且叢盜焉」（《嘉慶上海縣志》）。鴉片戰後，上海租界出現，舊時代的城鄉俗蠹演變而爲洋場流氓，「所惡於牌九司務者，謂其設局害人」，「呼盧得盧，呼雉得雉。日裝作富商大賈，往來於歌樓妓院中，翩翩裘馬，照耀途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方引誘，獻媚殷勤。或邀入青樓，或誘來酒館，往還既稔，漸不知鳥之離羣，魚之上餌，然後脅其賭博，通霄達旦，負至數千金或數百金，則逼勒嚇詐，反顏若不相識，務使其稱貸以償，然後已」（《淞南夢影錄》）。然而這些詐錢財的工具，畢竟還是「土著文化」，有着一定的局限。洋玩意撲克牌的輸入，勝負不再封頂，遂使馬弔、牌九、麻將……一概瞠乎其

後。外國冒險家在上海舉行跑馬香檳、跑狗香檳、回力球大獎賽，博者萬千，漁利連城，使上海灘上大大增多了喪貲失路者犯罪或輕生的社會新聞。隨之，蒙地卡羅式的輪盤大賭興起，賭場乃成爲公開賭博的又一罪惡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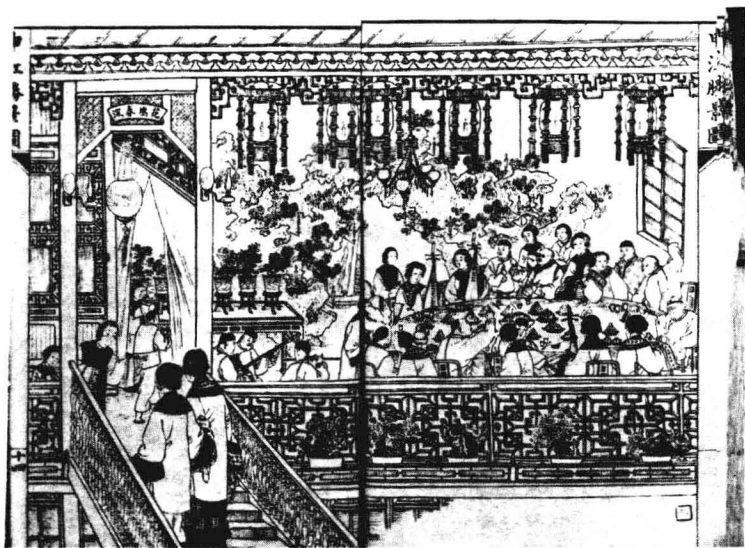
封建統治下的官妓制，早在康熙年間被明令廢除，說明商品經濟的活躍，已到了商業上的交際往來十分頻繁、社會上賣淫行業開始普遍的時候，嘉慶《淞南樂府》中就記到了「商船俱泊浦心，……日將暮，小船載土妓分宿各幫」。估計在那以後，上海縣城之內出現了倡家集中的現象。鴉片戰爭後，太平軍東征期間，妓院移地租界，最早分佈在東棋盤街、北海路、廣東路舊寶善街一帶。光緒中葉，由南而北，福州路成爲中心。以後又由東而西，逐漸擴及四隅。一時洋場文人羣起歌頌的「滬北彈丸蕞爾之地，而富麗繁華甲於天下」，主要就是對上述妓院區域的傾倒；「幾人陸海歎沉淪，幾輩腰纏化作塵」（《淞南夢影錄·題詞》），又咏嘆了對冶游者悲慘下場的惋惜。清季上海租界上的賣淫，脫胎於封建舊中國商業都市的賣淫，然而由於租界的條件，藝伎色彩正在迅速褪去，商品買賣機詐百出之風，日益明顯。「長三」、「么二」鼎盛期的光、宣朝代過去了，二十年代初，乃有組織遊藝場、交易所而獲大利的幫會資本家發起在法租界東新橋舉辦羣芳宴樂院，它是分戶賣淫的聯營與擴大，使妓院進一步變得市場化。到了抗日戰爭結束，上海的燈牌妓院如雨後春筍，招攬冶游，分等列價，甚至全天開業，白



▲ 清末上海著名烟館南誠信（《申江勝景圖》插畫）

▼ 清末上海著名烟館青蓮閣（木刻年畫）





▲ 菊花山挾妓吟唱（《申江勝景圖》插畫）

▼ 清末搓麻將情景



畫宣淫，墮落污濁，侮辱損害，至斯已極。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經過鴉片戰爭，中國在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百零七年中，社會上的惡勢力像物種變異一樣，產生了新的性狀和特徵。上海就是它的最好的典型，舉凡販毒、開賭、逼娼、走私、夥盜、打劫、敲詐、勒索，……一切犯罪行爲，無不使人感覺到，它既有原來的黑暗道統，又有外來的西方影響，構成舊上海一幅幅《惡之華》式的，光怪陸離、錯綜複雜的魔道世界的畫面。但是，現象不管有多麼離奇，問題不管有多麼複雜，如果人們用歷史的眼光觀察、分析，它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舊上海的烟毒

平襟亞

印度原爲鴉片產地之一。自從十七世紀英國殖民主義侵佔印度以後，即以大量鴉片運銷中國，嚴重地毒害了中國人。據一八三五年估計，中國吸食鴉片烟者約達二百萬人以上，以後逐年增加。鴉片泛濫，不僅損害了中國人的健康，而且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外貿優勢。由於鴉片是以白銀換來進口的，造成了白銀大量外流，因而出現了嚴重的「銀荒」。清朝時輔幣用的是銅錢，白銀價貴，銅錢貶值，一般民衆出售自己生產的小量商品，本來是以銅錢計算的，而清政府稅款却是要收白銀，因而使百姓增加了負擔，清政府的稅收也發生困難，出現財政危機，所以民衆和清政府中之有識之士，都要求禁絕鴉片，尤以林則徐主持禁烟最力。

一八三七年林則徐任湖廣總督。一八三八年冬，清道光皇帝召他進京，給以欽差大臣關防，命其赴廣東查禁鴉片，並節制廣東水師。次年三月，他到廣東後，在西廣總督鄧廷楨和廣大愛國官兵的協助下，採取對外商分別對待以孤立烟販等辦法，迫使英、美

鴉片販子繳出鴉片二百多萬斤，在虎門海灘當衆銷毀。在鴉片戰爭前夕和戰爭爆發之初，林則徐曾前後七次擊退了英國侵略者的武裝挑釁。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英軍知廣東防務嚴密，轉而北上沿海進襲。由於當權者昏庸腐朽，結果清軍戰敗，在一八四二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一八四五年上海出現了英僑居留地（後稱租界），從此烟毒更深，直到五十年代後才消滅，其間經歷了一百多年，這是中國經歷的一場歷史性的大災難。現將舊上海的烟害情況，略述如下。

一 鴉片潮湧

上海開闢租界後，帝國主義商販大量販運鴉片烟土，在租界內公開出售，並轉銷全國各地。當時上海販賣鴉片的商行有：

（一）大同行，專做印度烟土進口的英國洋行，約分三類：一是英國人開設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一名渣甸孖地臣有限公司）。二是英籍猶太人開設的販土商行，如新康、老沙遜、新沙遜、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頭行」，係英籍阿拉伯人（頭纏白布）開設的販土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

（二）小同行，向大同行購得烟土後設肆零售，或轉批給內地商販。

(三)批膏店，專門熬製烟膏，零售給烟館及吸食鴉片者，其最著名者爲九江路的廣誠信，所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視爲烟中上品。

(四)烟館，供人隨時吸食鴉片的場所。

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公開販賣鴉片，均由租界當局徵收各種名目的捐稅，並發給牌照，不問中外商人，都可以公開營業。在這一時期，烟毒泛濫，挑膏店與烟館在熱鬧馬路上觸目皆是，其中著名的大烟店，如南誠信，地址在公館馬路（現金陵東路）江西路口，陳設華麗，爲全市烟館之首。還有閩苑第一樓，在福州路，規模也大。還有四海昇平樓，在福州路，樓上賣茶，樓下開烟館。還有小廣寒，在福州路，書場兼烟館。此外，公共遊樂場所也兼備烟榻，供人吸用，如張家花園、愚園等處。茶館、茶館也兼備烟間，供人酒餘茶後過癮。如易安、同安、怡園、西園、同芳居、怡珍等，流毒所至，可稱無孔不入。在此公共售毒吸毒的高峯時期，上海人對於抽吸鴉片烟，認爲是時髦風尚。無論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各行各業的勞動人民，大都視爲交際場中的應酬品，而一上了癮，即不能自拔，以致骨瘦形銷，破家敗業者，不知凡幾，其毒害社會之深，莫此爲甚。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清廷根據《煙臺條約》續訂專條，改爲釐稅合徵，每百斤鴉片烟土徵收稅銀一百十兩，自此海關收入大增，而清廷的落地捐則被剝奪殆盡。